

一幅展现脱胎换骨的长轴画卷

——读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《那山，那水》

◎ 辛 茜

窗外大雨,透过茫茫雨雾,浙江安吉余村秀竹繁茂,溪水缠绵,白茶满山漫坡,美如织锦的绿水青山,犹如一幅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山水画卷,在我眼前静静浮现。

2005年8月15日,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冒高温酷暑,一大早出发辗转至安吉,在余村村委会的小会议室,给余村干部指出了一条健康发展、文明富裕的康庄大道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此后的十二年光景,安吉人关掉矿山,回归故里,改天换地,还家乡绿水青山,走出了一条生态美、产业兴、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这美如仙境般的生活,波澜壮阔的发展史,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,缔造新中国;是1978年,安徽凤阳小岗村,一群农民在一份分田到户的“草根宣言书”上“画押”,率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,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“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,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治国理念指导下,又一次脱胎换骨面对的新生

活、新创造、新事业。将这一治国安邦的思想、理念,以浙江湖州安吉县为例,艺术地呈现给我们的,是著名作家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那山,那水》。

同何建明以往的报告文学作品相比,《那山,那水》同样倾注了这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祖国、对人民无限深情的爱,对社会对历史发展,竭尽全力表现的态度与责任。不同的是,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首诗,一幅美轮美奂、摇曳生姿,有香味,有韧性,有性格的长轴画卷。

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,何建明用心的力量,语言的智慧,造就作品的品质、思想、美学意蕴,牢牢把握主题思想,使表现客体的精神自由解放;以事实和眼见为实的人物故事,更广泛的真实性,更具想象力的艺术方法,使自己的创作不仅产生历史的意义,同时具有现代的、将来的意义,显得尤为重要。

《那山,那水》以散文化的笔墨,穿针引线般的结构,溪水般流畅的气韵,耳语般亲切的问询,用

心、用情、用精细,酿出了白茶般甘醇、清香、至美的文学大作,发掘出的是曾经贫困无着,靠开矿、水泥厂,搞运输勉强度日,付出惨重代价的浙江安吉人,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治国理念教诲下,坚定不移走生态之路,成为中国第一个“最美乡村”的精神根源、非凡业绩,也是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,中国人必须更新观念,勇往直前的正确方向,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胸怀、眼界、魄力与韬略。

随着文字的舒展,读者可跟随作家走进安吉余村、溪龙乡、鲁家村、目莲坞,贴近致富能手,了解吸引李安前来余村拍摄《卧虎藏龙》的赵德清、种茶能手、白茶仙子等;品尝“春林山庄”“老树林”农家乐的土家菜肴,体验在流金的余村溪漂流的乐趣,还可以在每一片茶园、每一户农民家的客厅里品茶歇脚,感受每一个村子,每一户农家痛定思痛后,遵照“两山精神”,在艰难中不断反省、体悟、创业、成功的喜悦。

在绿色生态发展、共同致富的

故事中,何建明讲述的安吉故事生动别致,无雷同之感,无丝毫阅读上的疲倦,仿佛站在山门之上,打开了一扇扇透明的洞门,洞外的风景赏心悦目,各有风采。

与此同时,《那山,那水》追求的艺术美是关照。

其一,作为只管事象的方法,作者寻觅确凿的根据。以安吉各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物的情绪、故事,村貌前后的对比变化,提出了极为严肃而庄重的问题——中国的经济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如何走?走向何方?并艺术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,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开发利用的本质和内涵。

其二,《那山,那水》令现象学的还原,上升到美的观照事象之上。把创作者对美的观照的一切心理作用,同作品中每个人物的感同身受联系起来,通过村民转变观念意识、人生态度,发现村民们蕴藏在劳动天赋中的创造力。在愉悦、



兴奋中,观照生态发展给村民带来的重大变化。这种变化,不仅仅是空气、阳光、小溪、竹林给予人的幸福感,还有人类发展进程中深层次的归属感。

其三,把作者的心、读者的心联系起来,成为共同的意识,以便进入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,实现文学精神的高境界。

《那山,那水》犹如一滴折射着光芒的露珠,一片灿烂的朝霞,让中国人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。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构想和重大意义在浙江安吉得到了确证,美丽中国由此发轫,这就是何建明创作《那山,那水》的初衷。

一部有画面感的“人物琐忆”

◎ 读史老张

作、短篇小说《盗马贼》投寄给《万象》杂志,得到了《万象》主编、著名作家柯灵赏识,从此步入文坛。与他几乎同时,同样得到柯灵提携的张爱玲,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不过,在一次有关张爱玲小说集《传奇》的“集评茶会”上,年少气盛的沈寂批评张爱玲小说人物有点“变态心理”,引起张爱玲的不悦。后来因他人打圆场,沈寂去过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(今常德路常德公寓)的家。正因为沈寂与张爱玲有过交集,又熟悉孤岛风云,李安在导演电影《色戒》时,曾盛邀沈寂担任“史实顾问”。

作为小说家,沈寂曾发表各类小说40余篇,最为我推崇的,是他上世纪80年代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《大亨》。《大亨》虽以黄金荣等“海上闻人”为原型,但在整部作品中,沈寂兼写老上海的人物、世情、风俗、事略,笔锋所及,如数家珍。通过描写“大亨”,勾勒了一部近代上海的历史——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凄风苦雨,是绝不可能有如此力透纸背的笔力的。难怪著名画

家华君武在读了《大亨》后会给沈寂写信:“我不认识你,猜你是个老先生,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笔不凡,非后生可及。但老先生记事能如此精到?好像又是个中年人……”

与陈定山和郑逸梅不同的是,陈、郑两位大家的不少掌故叙述并非自己亲历亲为,而是对故实和传说的概括和梳理;唯有沈寂,绝大部分的“琐忆”几乎都有“我”的参与,无论是自己仰慕的作家徐訏、柯灵,还是好友董鼎山、王殊,他都写得亲切感人。因为长期在电影厂工作,他写的影人旧事也鲜活灵动,栩栩如生。

作为小说家和电影编剧,沈寂的人物琐忆,常有细节刻画和场景描写。比如他写“初见冬皇”,1949年沈寂在香港,很想一睹京剧名伶孟小冬的风采,便随友人拜访杜府。沈寂等人到达杜府后,杜月笙“凌厉的目光朝我瞥视”,“我随即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:‘上海的严先生要我向你问好!’”这一句话,却惊动了杜月笙,“他居然撑起病弱的身体,恭敬地回复我:‘严先生可好?’”然后,

“欣然拍掌,招呼女佣:‘禀告孟老板,上海来贵客要见她!’”不多时,“孟小冬轻步走到门前,一个光彩绚丽的‘亮相’……”这一段,把蛰居港岛的杜月笙、孟小冬写活了——寥寥几笔,杜月笙病弱、狐疑和观望的生活状态纤毫毕露。还有一个段落,写某日与作家徐訏在九龙香岛酒店喝咖啡聊天,邻座有一男一女,“徐訏和男的点头招呼”。正当交谈甚浓时,“突然闯进来一个汉子,拔出手枪,‘啪’的一声,一道红光从我和徐訏之间闪过,我吓得仰面跌倒。”原来,那“男的”是原浙江省主席黄绍竑,因倾向新社会,国民党专派特务前来刺杀,受此惊扰,黄绍竑当晚就飞回北京……这些细节,因为都有“我”在现场,使读者读起来有身临其境的戏剧性和画面感。

去年5月,沈寂先生因病去世,他将写未写的不少海上故事就此中断。好在他生前留下了大量与上海有关的文字,值得后人细细品味,其中,《沈寂人物琐忆》就是一部浓缩的精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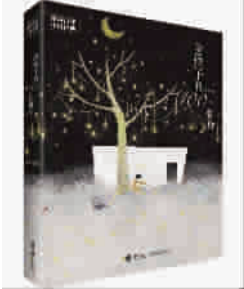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速递



《江南城镇通史》

江南是我国历史上城市的主要发源地之一,也是市镇发展最为活跃和成熟的区域之一。从先秦时期城市的源起和形成,到宋代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,再到近代以降的曲折波动和艰难的现代转型,江南城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。

这套书从长时段角度,系统考察了从史前时代到近代江南地区城镇起源、产生、发展、演变的全过程,多层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城镇的活动形态与特点,深入揭示江南城镇的发展道路及其与区域社会的关系,全面总结了江南城镇的基本特色和历史价值。



《给孩子的100首新诗》

本书秉持以孩子为本位,强调“诗养童年”的理念,汇集了徐志摩、冰心、戴望舒、艾青、余光中、席慕蓉、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汪国真、西川、海子等100位著名诗人的代表作。内容题材广泛,涵盖了亲情、友情、风景、音乐、励志、乡愁、死亡、历史等反映人类善良、乐观、勇敢、宽容、责任、坚守等正面品质和人文情怀。

百日光阴诉生平

◎ 江泽涵

南怀瑾先生穷经皓首,国学渊博,谦和有涵养。笔者对南怀瑾先生多闻其盛名,而少谙其生平。王国平是南怀瑾晚年亲自指定的口述传记作者,二人年纪相差近甲子,却结下了一段南缘佳话。《南怀瑾的最后100天》中,南怀瑾在生命最后100天的生活细节,如画卷般逐次展现于世人眼前,如吃川菜,唱川剧,同时也浓缩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,以及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总结。

南怀瑾将儒道研究著述成《论语别裁》《老子他说》,享誉于世,而对佛学的理解更是精深。他不从政,

潜心学问,不惹闲事,而那些天资和机遇原本跟他相当,成就却相距千里的人,往往是因为心不静。朱清时称他为国学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,他不是学术专家,也无门无派,并不能机械地说信仰哪一教,他只是对各流派做了一些深入研究,哲学观上可互补长短。

关于三教功用,南怀瑾有个形象的比喻:儒家像粮食店,一打就没饭吃;佛家是百货店,人生必需品,有钱选购一些,没钱观光一番;道家是中药店,若 not 生病,一生也不必去



文化知之甚少,其实他对西方的政史经哲,及文化、科学都如数家珍。也有人误以为他是一个满口“之乎者也”的迂老夫子,其实他注重学以致用,不为那些图形式的会议讲话。他也不以盛名而自傲:“你们叫我老师,是你们的立场,是你们尊师重

理会。他也直指人心境界:“佛为心,道为骨,儒为表,大度看世界;技在手,能在身,思在脑,从容过生活。”

南怀瑾是精研国学的大家,有的人误以为他对世界

道。我如果自认为是老师,那我就昏了头了。”他虽九十高龄,却非常喜欢关心人,《“人民公社”故事多》,是说凡来访宾客,无论男女老幼,地位高低,均可留下就餐,“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”就是生动的写照。

如此悲悯的老者早已看淡生死,视死不过是“去其他地方居住”,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承。春风化雨,百草沾恩。南怀瑾教化五十余载,已将教育与人生结合起来:衣食住行这些生活都是教育,处处要规矩,把生活处理好了,人生基础就稳定。拿这个影响父母,乃至去别的学校,照样影响别同学,到社会上造就他人,你就成功了。

读完这本书,尤为感叹,在“大师”辈出的年代,大师已远去,大师实可贵。